

古文評註



第四冊

行刊社應供書圖達

新式
標點

古文評註目錄

卷一

左傳 公穀 莊檀

鄭伯克段于鄆	左丘明
周鄭交質	左丘明
石碏諫寵州吁	左丘明
臧僖伯諫觀魚	左丘明
莊公戒飭守臣	左丘明
臧哀伯諫納郕鼎	左丘明
楚子伐隨	左丘明
季梁料楚師	左丘明
曹劌論戰	左丘明
齊伐楚盟召陵	左丘明
宮之奇諫假道	左丘明
荀息傅奚齊	左丘明

古文評註 目錄

陰飴甥復惠公於秦	左丘明
重耳遊歷諸國	左丘明
介之推不言祿	左丘明
展喜犒齊師	左丘明
宛濮之盟	左丘明
燭之武退秦師	左丘明
秦遠蹇叔	左丘明
秦人入滑	左丘明
晉敗秦師於殽	左丘明
趙盾弑其君	左丘明
楚子問鼎	左丘明
齊國佐不辱命	左丘明
楚歸晉知罃	左丘明
呂相絕秦	左丘明
子產告范宣子輕幣	左丘明

晏子不死君難	左丘明
季札觀周樂	左丘明
子產毀晉垣	左丘明
子產論尹何爲邑	左丘明
子革對靈王	左丘明
子產授政太叔	左丘明
夾谷之會	左丘明
祭仲諫征犬戎	左丘明
召公諫監謗	左丘明
襄王不許請隧	左丘明
單子知陳必亡	左丘明
敬姜論勞逸	左丘明
叔向賀宣子貧	左丘明
王孫圉論楚寶	左丘明
諸稽郢行成於吳	左丘明
范蠡不許吳成	左丘明
荀息不食言	公羊高

宋人及楚人平	公羊高
虞師晉師滅夏陽	穀梁赤
道遙遊	莊周
養生主	莊周
仲子舍孫立子	檀弓
子上的母	檀弓
晉獻公將殺世子申生	檀弓
曾子易簣	檀弓
重耳對秦客	檀弓
杜蕢揚解	檀弓
孔子過泰山側	檀弓
黔放嗟來食	檀弓
晉獻文子成室	檀弓
戰國策	
蘇秦以連衡說秦	秦文
范雎說秦王	秦文

卷二

西漢文

古文評註目錄

趙良說商君	秦文
韓非說難	秦文
莊辛論幸臣	楚文
樂毅報燕王書	燕文
觸讎說趙太后	趙文
趙威后問齊使	趙文
顏獨說齊王貴士	齊文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文
馮煖客孟嘗	齊文
屈平卜居	楚文
漁父辭	楚文
宋玉對楚王問	楚文
李斯諫逐客書	秦文

過秦論	賈誼
治安策	賈誼
論務農積貯疏	賈誼
至言	賈山
論貴粟	壺錯
獄中上梁王書	鄒陽
上諫吳王書	枚乘
賢良策	董仲舒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諡巴蜀檄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史記	
答蘇武書	李陵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報孫會宗書	楊惲

古文評註 目錄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項羽本紀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司馬遷
秦漢之際月表	司馬遷
平準書	司馬遷
伯夷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晏列傳贊	司馬遷
屈原列傳	司馬遷
滑稽列傳	司馬遷
刺客列傳	司馬遷
酷吏傳序	司馬遷
貨殖傳序	司馬遷
游俠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自序	司馬遷
報任安書	司馬遷

三國 晉文 唐文

卷三

前出師表	諸葛亮
後出師表	諸葛亮
陳情表	李密
蘭亭集序	王羲之
歸去來辭	陶潛
五柳先生傳	陶潛
北山移文	孔稚珪
滕王閣序	王勃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文	駱賓王
與韓荆州書	李白
春夜宴桃李園序	李白
阿房宮賦	杜牧
醉吟先生傳	白居易
弔古戰場文	李華
陋室銘	劉禹錫

原道	韓愈
原毀	韓愈
佛骨表	韓愈
諍臣論	韓愈
復上宰相書	韓愈
三上宰相書	韓愈
答李翊書	韓愈
與于襄陽書	韓愈
上張僕射書	韓愈
與陳給事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答李秀才	韓愈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送董邵南序	韓愈
送孟東野序	韓愈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古文評註 目錄

送石處士序	韓愈
送溫處士序	韓愈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送楊少尹序	韓愈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張中丞傳後序	韓愈
圻者王承福傳	韓愈
諱辯	韓愈
進學解	韓愈
獲麟解	韓愈
雜說上	韓愈
雜說下	韓愈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祭鱸魚文	韓愈
祭田橫墓文	韓愈
祭十二郎文	韓愈

駁復讎議	柳宗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柳宗元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鉅鍾潭小丘記	柳宗元
永州新堂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賀王參元失火	書柳宗元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愚溪詩序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柳宗元
宋文	
待漏院記	王禹偁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卷四

岳陽樓記	范仲淹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義田記	錢公輔
愛蓮說	周敦頤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縱囚論	歐陽修
朋黨論	歐陽修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宦者傳論	歐陽修
送楊寘序	歐陽修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釋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畫錦堂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眞州東園記	歐陽修
峴山亭記	歐陽修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瀧岡阡表	歐陽修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秋聲賦	歐陽修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上田樞密書	蘇洵
春秋論	蘇洵
辨姦論	蘇洵
高祖論	蘇洵
管仲論	蘇洵
六國論	蘇洵
諫論	蘇洵
心術論	蘇洵
張益州畫像記	蘇洵
蘇氏族譜亭記	蘇洵

古文評註 目錄

教戰守策	蘇軾
省費用策	蘇軾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荀卿論	蘇軾
范增論	蘇軾
留侯論	蘇軾
鼂錯論	蘇軾
喜雨亭記	蘇軾
宋文 明文 清文	
石鐘山記	蘇軾
超然亭記	蘇軾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軾
方山子傳	蘇軾
前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上樞密院韓太尉書	蘇軾

古文評註 目錄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寄歐陽舍人書	曾鞏
讀孟嘗君傳	王安石
靈谷詩序	王安石
洛陽名園記書後	李格非
贈蓋邦式書	馬存
正氣歌	文天祥
却聘書	謝枋得
秦士錄	宋濂
賣柑者言	劉基
答許廷慎書	方孝孺

象祠記	王守仁
論信陵救趙	唐順之
滄浪亭記	歸有光
劉一丈書	宋臣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耦耕堂記	錢謙益
題元祐黨人碑	倪元璐
五人墓碑記	張溥
刪微論	陸次雲
擬漢太子招四皓書	過松齡
鮑隱居記	沈思倫

新式標點 古文評註 卷四

縱囚論

歐陽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

以正論是也。句如兩筆對插。

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

尤甚者也。

此伏下所縱之囚。

寧以義死，不苟倖生而視死如歸，此尤君子之尤難者也。

唐太宗之六年，

貞觀六年。

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

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

所縱之囚至期皆自詣朝堂就死，無一亡匿亦無敢

有後至者太宗於是皆赦之。

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

再下一斷就死一事在君子所難能者而小

於此段言太宗縱囚而囚自歸大非近情之事就人情斷得最確伏末段必本人情句。

或曰：「難。」

「罪大惡極，誠小人矣。」

小人即大辟囚。及施恩德以臨之，

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此為太宗設解磨生自然有此議論不與駁出必不得饒。

「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

言太宗為此原非無故正求恩德入人之名也此就求名上斷最得隱衷伏下不逆情以干譽句。

然安知夫縱之去也，

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

撫太宗之意寧不曰此囚之去必然後來以求免亦無妨冀望也。

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

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

撫囚之意寧不曰上之縱我正欲吾輩之復來自得免其罪來亦何害縱與來之心或出了此不可知也此伏下殺之無赦而又縱一段二意淡刻之極全篇扼要之處。

夫意其

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

賊猶盜賊，探人之物而取之也。謂在上之人逆揣其因之必來探因之意，如探人之物是上探取下之情也。

意其必免而復來，是

下賊上之心也。

在下之人逆揣其君必免罪而復來，探主之意，如探人之物是下探取上之心也。

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名爲縱囚之美名也。烏有所

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

施恩德指上言，救囚之死，知信義指下言，囚之自歸，烏有所謂者，謂那有人稱道他如此也。一句斷盡，更無人可得翻案。

不然，太宗施恩德於

天下，於茲六年矣，

自貞觀元年起至今日。

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

不能使人不犯死刑之罪。

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

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

六年之恩德不足以化民，而一旦放縱之恩，使民咸歸於信，義此真不近人情，不合於理之論，反覆再斷，更無人可得翻案。

然則何爲而可？

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

既來就死，自應就殺，不使下有賊上之心，乃爲最善之道。

而又縱之，

句而又來，

句則可知爲恩德之

致耳。」然此必無之事也。

急斷

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耳。

欲說不可爲常，先立此者，夫一句然此一句已嚴常

法意一句

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

既可偶爲而不可常爲，便非聖人萬世無弊之法，總言其不可爲訓意，此處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

逆情以干譽。

另筆結出正論，怡州肅太宗。

〔評〕過商侯曰：深文刻鵠，辨駁處令人幾無處躲閃，似近于刻；然本於人情之論，則又至恕也。歐公常自言，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良然。

朋黨論

歐陽修

按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繫去館職名士之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此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君子小人指當時在朝之人，謂朋黨本不足怪，惟在人君之能辨耳。君他不怪朋黨，只提

出人君大識力大筆力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

起處先平寫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先平寫下忽然制爲筆如齊集撒振

其故何哉？小人所見者，利祿也；所貪者，

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

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

此段描寫小人無朋可謂說盡

君子則不然。

此轉最疾發明君子有朋

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

在野黨以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在朝

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此段正言君子有朋可謂說盡

故爲人君者，重

提出人君

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此結上兩段之意只與提出人君

堯之時，小人共工

驩兜等四人爲一朋

此說小人之朋少共工

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

蓋野驩驩兜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叔熊叔豹

季鯀謂之八元此說君子之朋多

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

引證退僞朋用真朋一及

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不足疑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繇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眞朋多，多益養，繇前周興一，毀意參差變化，不作一機筆。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看他只重提出，人君總收繳妙。

〔譯〕過商侯曰：朋字說得開天闢地，而小人曾不得一側足其間。此正破漢唐宋黨錮之禍，無足爲君子病，而反足爲君子重。立論極是有識，宜仁宗之終爲感悟也。

伶官傳論

歐陽修

唐莊宗李姓，諱存勳。滅後梁，有天下，後寵任伶官，卒致亂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人事二字最重，是通篇主意起，語斷制得好，便含下滿拍損意。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

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知得失皆因乎人事也。此總點起得失爲下文論斷之地，兩所以字便就人事上看。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五代時晉王姓朱，名克用，沙陀人。

先世事唐，賜姓李，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子存勳，封滅梁自立，稱帝，是爲後唐莊宗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讎也；矢箭也。梁朱姓名溫，初從黃巢爲僭，既而降唐，賜名全忠，封梁王。克

移唐祚，此與吾仇。怨者也。寫憾一。燕王，吾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是吾所立。吾嘗推爲尚父，守光曰：吾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遂稱帝，寫憾二。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

以歸梁。契音擊，契丹夷種，耶律阿保機帥衆入寇，吾與連和約，爲兄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寫憾三。此三者，吾遺憾也。未報之恨，爲遺憾。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

父之志！」此敘晉王李克用賜矢命子說。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少牢告廟，弟曰少牢，請

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盛音威凱音悅樂也旋還也以敘莊宗受矢而能立功之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伐燕威

王守光曰侯晉王至聽命晉王至擒之趙印綬謂以印綬懸係于頸上蒲伏求降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晉兵入大梁梁主友貞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降

首而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此段言其盛應敵首盛字生下憂勞立國句及仇讎已滅，天下已

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離伶人郭從謙作亂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謂近臣僚將皆釋甲潰遁君臣相顧，不

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謂為流矢所中須臾遂殞但此二語不見於本傳豈當日至萬勝鎮登高而嘆所傳逸事耶何其衰也！此段言其衰應緒首義字生下逸豫亡身

句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一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首人事句書曰：「滿招損

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結出手段定得失自然之理應緒首理字故方其盛也，舉天

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再言其盛仍用方其字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伶人樂官也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

再言其衰仍用及其字按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伶人共戲于庭優名謂之李天下後為郭從謙作亂而死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應絕于此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

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再出手悠然有嘆嘆不盡之致

〔評〕過商侯曰：以豪筆寫其雄心悲情壯語，縈後繞前，非永叔不能有此姿態。

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

抑此以甚宦者之罪源深卽下文漸之積勢全篇俱發此意

女、
句
色而

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來婦與寺只是並
提此時與極力分出

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

此先總挈二句轉入下文能

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

第一層宮者爲害

使人主必信而親之；

人主受害第一層下再轉入

得其已信然

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

謂以禍福之權一手把執而特定之使人主不得不從宦官爲害第二層下再轉入

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

爲去己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

人主受害
第三層

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

則忠臣碩士日益疎，

而人主之

勢日益孤；宜者爲害第三層下再轉入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

人主受害第
四層下再轉

入而把持者

日益牢。

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

所以爲患也。

人主受害第六
層下再轉入

患已深而覺之，欲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

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貫音致此段即指昭宗之事而言按昭宗爲宦者楊復恭所立復恭恃功專恣昭宗與崔胤誅宦官因挾而走崔胤召朱全忠等與兵恢復遂以亡唐宦者爲害第七層下再轉入雖有

然也。

此又撥其所以必受禍之由特原之正復切戒之

夫女色之惑，

又提筆申前保于女禍一句

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

去之可也。

撥音卒擊也

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

結出昭宗應篇首意

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歷起事其源深于女禍意

〔譯〕過商侯曰：說出宦豎之隱，計深慮長，始失於習近而莫知，終成乎親暱而難圖，最中隱弊，故人主貴慎之於早也。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旣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

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

從往事提出學琴決獨于意在此樂音格

夫琴之爲技小矣，

頓挫夫會扶天

及其至也，大者爲宮，細

者爲羽，

宮商角徵羽

操絃驟作，忽然變之，

操以情運

急者懷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利，如崩崖裂石，高

山出泉，而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雖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思遠，則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歎也。

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傷無

罪投河死屈原楚國王臣被放作離騷借景形容連作三四義乃韓歐得意之筆

喜怒哀樂，動人必深，

二句爲下轉筆

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代之言

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其能。

必如此篇方不

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